

說郛

正百十三

12卷
6
109



112
6
109



說郭目錄

身第一百十三

穆天子傳 古本

鄴侯外傳 李繁

同昌公主傳 蘇鶚

梁四公記 張說

林靈素傳 趙與時

希夷先生傳 龐覺

梁清傳 劉敬叔



西王母傳 桓麟

魏夫人傳 蔡偉

杜蘭香傳 曹毗

麻姑傳 葛洪

白猿傳 托名江總

柳毅傳 李朝威

李林甫外傳 亡名氏

汧國夫人傳 自行簡

靈鬼志 荀氏

才鬼記 張君房

穆天子傳

古本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
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
至于鉞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于
是得絕鉞山之隊北循虘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
口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口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
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隄之關澄巳



亥至于焉居禹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
宗之子孫鄘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
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
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
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河
天子厲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
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
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上勞聃束帛加璧
先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

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
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摺習夾佩奉璧南命立于
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口具天子授河宗璧
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
豕羊河宗口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
永致用耆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
春山之瑤詔女昆侖口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崑崙
之丘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
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

器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口天子之瑤
萬金口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瑤十金天子
之弓射人步劔牛馬犀口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
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鳥使
翼曰口鳥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日走千里俊
猊口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麋口二十里
曰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
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
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敷憲

用伸口八駿之乘以飲于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天
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狗重工
徹止藿猊口黃南口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
芍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
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旣得男
女衣食百姓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譽民口氏響口
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
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稽首

鄴侯外傳

唐 李蔡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
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
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
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
王師及周氏旣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
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媿泌獨無恙由是小
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

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
講論泌姑子員倣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
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
曰半十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
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
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
說觀碁中人抱泌至倣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
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
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

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
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子
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
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
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
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
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
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均相若師友
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

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
 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
 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
 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
 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
 時有彩雲樹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薹至數
 斛伺其異音奇香一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
 潑之香自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

遊戲天
 地開然
 心胸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
 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空作昂藏一丈
 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
 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
 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
 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為詩以
 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為妙泌泣謝之爾後為文
 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
 以直言規諷九齡惑之遂呼為小友九齡出荊州邀

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
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
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
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
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
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
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
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

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
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
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
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祿山陷潼關
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號王巨
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
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
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
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

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
 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為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
 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
 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
 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為稿
 葉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
 郭等皆已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為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
 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

已露仙
 胎矣

戲弄矣
 乘此一
 俗言

天子之信
 愛至此奇
 過哉

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
 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
 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
 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
 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
 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
 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
 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勉復之
 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賴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賴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

憂任過
王侯

他年故事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鐘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

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
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
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
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
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
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
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
妃蕭氏、母郃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
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

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
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積、王公戚里上春
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
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
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
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語三朝之舊、慘然
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

仙人不死
脫屣而去

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

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烟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迎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恣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

隨公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
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
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旣同是道者願且
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旣許乃問
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
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
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
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
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

籍杖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
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
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
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
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
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敕於彭
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
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
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

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扈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輶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煬

之次日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蕭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蕭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日、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淡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

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

幸奉天遂于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
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
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邪以此
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
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
乘傳于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
于朕邪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
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
曰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
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雖夷吾
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于國史事
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同昌公主傳

唐 蘇鶚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鑄釜盆甕之屬仍縷金爲旅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

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綉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由火蚕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

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熳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刺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于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于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

小字遠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
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
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
腦金屑則鏤水晶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
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
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
貴人買酒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
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于嬪妃宮
故常聳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

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于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
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
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
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
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于盤中虬健如紅絲高
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
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
氏之族于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纈澄水帛長

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璫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禱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蒸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于百步餘烟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

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企琚及葬于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綉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

同昌公主傳
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
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碧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
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
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
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
日奠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
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
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
珍寶雕成手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爲

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
萬盛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梗直乃謂可及曰
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
可及善嚙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
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
謂之拍彈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
麵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盃
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
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

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
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于嶺表舊
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梁四公記

唐 張說

梁天監中有蜀闖馮杰麤仇胥四公謁武帝帝見
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
史適獲一鼠約叵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
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
冥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著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
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舉
帝卦撰占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

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啟闢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人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于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况陰類乎晉之繇曰

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歛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闢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姪三子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繭脆如縵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鷲雀卵產于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

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
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
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均深千餘尺以肉
投之鳥銜實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
藏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
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
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
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蝟蟬髯蛇以辟熱
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

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汚以火澆北至黑谷之北有山
極峻造天四時積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西有酒泉
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溱海毛羽染之皆黑西
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
犬鴨生駿馬大鳥生人鬼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
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
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
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
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

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岷之西狗國之南羗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

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廼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卽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微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間歲南海商人齋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

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所說

林靈素傳

宋 趙與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

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
視靈醜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
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
之時宮禁多恠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
恠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
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
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
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

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
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闕
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
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
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
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
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

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
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
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
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
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
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
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
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

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
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
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
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上
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
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
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
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
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

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
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
入無一物粉壁明窻而巳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
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
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
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
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
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

臣靈素卽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
任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顓乞與繳
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
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
蛇便下棺旣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
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
多死遂巳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
知其全故著之今溫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
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

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希夷先生傳

南燕龐覺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及方藥之書莫不通究及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弃此遊太山之顛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乎乃盡以家資遺人惟携一古鑑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覩之爲快先

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無止
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遊
京索間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爲清虛處士仍以宮
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淑
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
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
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
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
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

下陽臺以奏付宮使卽時遁去五代時先生游華山
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觀睡動經歲月本朝真宗
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
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真宗
再遣使賫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禮以遣
之安車蒲輪之異寵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丁寧
溫詔盡一扎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仰佩
聖慈俯躬增感謝云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
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皓嘉遁之士何代無

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
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箠爲冠體有青毛足無
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願違天聽得隱此山聖世
優賢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
却被白雲畱住濁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
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
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
之域臣敢仰期睿睠俯順愚衷謹此以聞當時有一
學士以先生累詔不起因爲詩譏先生云抵是先生

詔不出若還出也沒般人先生復答云萬頃白雲獨
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後先生亦稀到人間先生或
遊華陰華陰尉王睦知先生來倒屣迎之旣坐先生
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已知先生之
來命滌器具饌旣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處巖穴寢
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
陰高處是吾宮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
大災吾之來有意救子守官當如是雖有神理亦助

焉睦爲官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朴心性又明
瑩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服之可以禦來歲之禍
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不回遂
不見睦歸汴忽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急救之得不死
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見者今西嶽華山
有先生宮觀至今存焉

梁清傳

宋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
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婢子松羅
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
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
是毛擲洒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汴染箭
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
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飴授之頓造二

升經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曰糞污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敬惶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西王母傳

漢 桓麟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
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
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
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
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
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
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

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
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
方母養羣品天上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
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
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
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
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颯車羽輪不可到也
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
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

寶蓋沓映羽摻廕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
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
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
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
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
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
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
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
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

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微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
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
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
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
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
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
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
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
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

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琯
舜卽位又授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
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
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
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
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
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
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
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

西王母傳
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
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
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
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
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
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
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
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
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
傳內此不復載焉

魏夫人傳

唐 蔡偉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醜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疆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日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

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
東華天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
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夏來降哀謂夫人曰聞子密
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
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
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
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
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
日常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

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
太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卽手授夫人焉王君因
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
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
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
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
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瓊爲太帝
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

神金虎文太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
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
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
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
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
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
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
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
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

調和三竈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
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
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
寒玉女宋聯娟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翹景
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
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節
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飄揚
啓之章清虛詠駕颯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

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
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
中原將亂携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
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選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
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
果元吉二子位旣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
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
咸和九年歲在申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
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

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
颯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
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
日讀太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
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
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
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
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
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

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

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頌史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里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

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卽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虫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

墓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紅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薙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日落不光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主骨如玉七魄營侍

魏夫人傳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管骨七鬼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二

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端恤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承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

有愠結之晒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霞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遶人事胡可預使余彤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杜蘭香傳

曹毗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
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
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
事邈然久遠有好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枝鈿車
清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
衆女侍羽儀不出宮墉外飈輪送我來且復耻塵穢
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

杜蘭香傳

八

日逍遙雲霧間吁嗟發九嶷游女不稽路弱水何不
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爲君作妻
情無曠遠以君命未合太歲東方卯去當還求君蘭
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
何益蘭香以藥爲消摩

麻姑傳

晉 葛洪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
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
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鞞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
導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
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卽

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

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栢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日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

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惟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烏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晏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白猿傳

唐 闕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許洞深入險阻
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闔扃如故

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徃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八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縷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

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

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
婦人曰彼好酒徃徃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
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亦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
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

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感縮
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
飲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

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羅衣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
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
其血日始逾午卽欬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
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獮
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泚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
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
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柳毅傳

唐 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向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

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
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
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
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蜜邇洞庭
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
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
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
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

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
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
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
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來以他
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
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
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
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
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

工也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顛
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
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
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
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
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
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
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
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

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
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
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
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
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
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
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

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瀉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

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孽瞽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

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鑠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

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

毅撫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
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
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
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
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
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
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
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
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

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
角鼙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
錢塘破陣樂旌鎧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
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
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
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絺綺頒於
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
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
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

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
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
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
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公引素書令骨肉
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
俱奉觴於毅毅踈踏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
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
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菊和
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

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
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
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
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
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
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掩義
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
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
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

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
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
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蕭然而作歛然
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
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鑱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
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
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柰何簫管方冷親賓正和
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
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

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似衣冠坐談禮義盡
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
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
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
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壽
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
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
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
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

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

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十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

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隣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

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

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其素以
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
且以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
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恨之終以人事扼
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八間則無始
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
深感嬌泣良久不覺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
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
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

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
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
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
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
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
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
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
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
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

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毅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馛於砌，持馛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馛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馛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馛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馛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馛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馛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李林甫外傳

唐 亡名氏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某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

也道士嘯曰與郎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

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

李林甫傳
者甚衆自後以廕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
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
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
已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
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
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聞
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
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
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觀

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
所承教戒曾不躉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嘯曰相
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
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搥額而已道士
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
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
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
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
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

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

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嘯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免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樂山常養道術士

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人間耳

汧國夫人傳

唐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竒有足稱嘆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

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
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
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
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驕妙絕
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
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迴眸凝睇
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
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者多貴戚

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日苟
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
叩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日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
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
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牆間見一
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
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
長者所處安敢言直邪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
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

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燠觸類研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與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遠闕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

家隨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既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

謝焉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
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
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娼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
空乃鬻俊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爾來姥
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日與郎相知一年無
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至薦酌求之可乎
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

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
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
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餘與
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姬逆訪之曰何久疎絕
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諧入西戟門偏院中
有山亭竹樹葱菁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
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竒食頃有一
人鞞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姬暴疾頗甚殆不識人
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

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
生止於戶外曰媵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
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
乘不至媵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
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
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媵
遷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
宣陽以詰其媵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
質饌而食任榻而寢生悲怒方甚自昏通旦日不交

賤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
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媵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
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逢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
而進膳生憤懣絕食三日構癘甚篤旬餘愈甚邸主
懼其不起徙之於鹵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
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鹵肆多日假令
之執褊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

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竒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廼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

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廼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侍其風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筴而至卽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戲歛掩泣西肆長爲衆所

誚益慚耻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貽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適遇時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微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

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而日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捶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擠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

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給縑縷如懸鵲持一破甌巡於
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晝則周
遊鄜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
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
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
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
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聽之謂侍兒曰此必生
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
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我某邪生憤懣絕倒口不能

言領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
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
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
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
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朞而蕩盡且互設跪計捨而逐
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
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
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
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佑徒自貽其殃耳某爲

姚子迨年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姚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姚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日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

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據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畫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就試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歛手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

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
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叅軍三
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
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鼎族
以奉蒸嘗中外婚構無自黯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
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
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廻生許
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

拜成都尹兼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
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
哭發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
太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又曰不可
翼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畱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
晉之偶娃旣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
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

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
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
早者猶爲太原尹

靈鬼志

唐荀氏

貞元中河南有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
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
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之而去
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
相舍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
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
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旣而不覺行數

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
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
辭勿嫌踈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
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
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
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
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
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
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

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
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
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
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
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
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
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
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
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

悲感妾父齊王隋室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氏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

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遂巡青衣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

靈鬼志 三
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日妾
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
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
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
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
歌諷之曰今聞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
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
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
以縣主配後兒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寇

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
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
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
都官徙封臨安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
夜已深矣獨孤郎宐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
拜賀於是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卧內但其
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
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
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

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
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
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
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
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
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
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
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
露草芊芊頽坐未遷自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

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
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
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
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
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
遑遙畱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
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
旣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但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
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

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
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
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
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淮南回發
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歛之穆以其死時草
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
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
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
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

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
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
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十里遷葬
復昌言其事凡穆之親戚故舊無不畢知貞元十五
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
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亾遂合葬
於楊氏

才鬼記

宋 張君房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
文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閒美卽之溫
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
精敏每尋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
張華貞元七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
數日出行于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湏州外
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

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其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相思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難見翻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環曰念指環相思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杲子婦齋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令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水訪之

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閤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卽農居暫郊野或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其姓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杲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

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
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
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固不可說復被
彼天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
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杲卽是
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
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
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嘆仍乞留止
此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

者治食物方將具裯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
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過
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
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實爲此也
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
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
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篝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
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
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

六步卽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欵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間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湏還不可久住每講歡之暇卽懇託謝隣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

識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中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覓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酌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爲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

日後期杳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行無信何因得寄
心欵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
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
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
乃促裝自下邳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邳與張
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卽事賦詩
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
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
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問之乃王氏

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聞郎高詠知郎
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
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助亦感其誠而賦
詩曰石沉遼海濶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
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鞋
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
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檨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
懷中至市東街獨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
在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翫移時云此

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遺楊六娘
至今不絕

